

河洛春秋

河洛姓氏源流

□记者 孙钦良

数字姓氏起源,大多已经无考。至于古人为啥要用数字作为姓氏,大概是图省事,写起来简单,也便于使用。

数字姓氏一二三

早在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时,我市就发现了三、五、十、千这些数字姓氏,此后历次人口普查中,又发现了一、二、六、拾(不同于“十”)、百、兆、亿等姓氏。其中有的数字姓氏,人数还真不少,譬如仅偃师市就有“百”姓180多户800多人。

古人很关注数字姓氏。明代冯梦龙在他的《古今谭概》中,讲了一个笑话:山南县县令的夫人姓伍,很霸道。一日,伍夫人与丈夫下属的妻子会面。她问:“贵姓?”那女子回答:“免贵,姓陆。”伍夫人听了不高兴,心想:我男人的官比你男人的官大,我才姓“伍”,你倒姓“陆”,想压我一头呀?回来后,她对县令说:“我才姓‘伍’,你下属的妻子却姓‘陆’,若再问几个女子,说不定还有姓‘八’、姓‘九’的呢!气死我了!”

其实,这位骄横的县令夫人倒是说对了,数字姓氏包括零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百、千、万、亿、兆,这些都是姓氏,且都有相应的名人来佐证。譬如:零混,明代成化年间举人;一君豪,1928年生,上海人,当代著名书画家;二从直,唐玄宗时一个中尉,后来还做了大官;三庸道,应州人,明正统年间任祁门县丞;四全,临汾人,行伍出身,清乾隆二十二年任孟县千总;五就简,宋代任桂阳郡幕僚;六安人,清乾隆五十四年举人,后任高邮县学正;七春贵,瑞安人,康熙三十九年任瑞安副将;八天培,明代任新喻县主簿;九焯,明洪武年间任江西德兴知县……

除以上这些简写数字,还有大写数字壹、贰、叁、肆、伍、陆、柒、捌、玖、拾、百、千、万、亿、兆,也都是姓氏。有人会问: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与壹、贰、叁、肆、伍、陆、柒、捌、玖、拾,是不是一个姓的两种写法呢?

关于这个问题,专家看法不一,至今没有定论。他们只是说“五”姓其实就是“伍”姓,因避祸而改成了“五”;“六”源自“陆”;“七”源自“柒”。除这几个姓氏外,其余的尚待考证。

大写数字姓氏中也有大名人。譬如伍姓,就有楚国大夫伍子胥(伍员)、东汉末年忠臣伍孚以及我们当代人熟悉的伍修权等。譬如陆姓,就有陆贾,西汉著名政治家、辞赋家;陆机、陆云,西晋文学家;陆绩,三国时期天文学家;陆羽,唐朝著名茶道专家;陆游,南宋著名诗人等。

百、千、万这几个姓氏也都有名人。其中百里奚(一说“百里”为姓,“奚”为名)名气最大,他小时候家贫,后来出游诸国,至齐国,遭弃用,又至周,仍不为用,后归虞国,官为大夫,以佐君主。后来虞国被晋国所灭,百里奚在晋国被奴役,后逢秦穆公向晋国求亲,百里奚被作为随嫁品送往秦国。他中途逃走,来到楚国,但都未能得到重用。后来秦穆公招贤,用5张羊皮换回了百里奚,这才发现他果然有才,封其为上大夫。百里奚感恩,力扶秦国,使秦国成为当时举足轻重的霸主。

我市姓百的人有聚居地,其中李村镇武家屯有170多户700多人,诸葛镇翟村有四五十人。这两个地方过去都属于偃师市,现在已归属洛阳伊洛工业园区了。

我市也有姓千的。千姓第一个来源,出自春秋时期鲁国的闾损。闾损字子骞,是孔子的弟子,名列七十二贤士之一。在他年幼时,母亲去逝,后娘来了,待他很差,冬天只让他穿很薄的衣服,衣服里填充的不是棉花,而是芦花,一点儿也不保暖,后娘的两个亲生儿子却穿棉衣。闾损的父亲知道后很生气,要赶走那个女人,闾损却对父亲说:“母在,只我一人受寒;母不在,三个孩子都要受冻!”后娘因此得以留下。她知道后非常感动,从此善待闾损。

后来,人们奉闾损为骞王,其孙子就以祖父的字为姓氏,称骞氏。1954年文字简化,骞姓登记时被简化改为“千”,遂有了千姓。

此姓还有另外两个渊源,在此略去不述。

万姓虽少,却不稀奇,大家平时就能遇到。如作家曹禺(笔名)的真实姓名就是万家宝。

数字姓氏大部分已经无考,至于古人为啥要用数字作为姓氏,大概是图省事,写起来简单,也便于使用吧。

冯玉祥攻占

洛阳时,洛阳守军主

要是张治公带领的镇嵩

军,交火地点主要在新安、浥

池,洛阳城区未遭战火。

□记者 孙钦良

冯玉祥与洛阳有缘。他人高马大,一说183厘米,一说190厘米,很像西北汉子。加上他早年在西北打仗,攻占洛阳时也是从潼关打过来的,故让人以为他是陕西人,或者是甘肃人。

其实,冯玉祥祖籍安徽巢县,寄籍河北保定,从小在保定长大。他少时家贫,1896年入伍当兵,进入直系军阀营垒,但受吴佩孚排挤。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,吴佩孚与张作霖在关内激战,冯玉祥私下与张作霖串通,离开吴佩孚,返回北京发动政变。政变后,冯玉祥、张作霖、段祺瑞共同主持北京政权。1926年北伐军进抵武汉,冯玉祥在五原(今内蒙古境内)誓师,宣布建立国民联军,脱离北洋军阀,全体加入国民党。后国民军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,冯玉祥出任总司令。

1927年3月,奉军占领郑州,吴佩孚退至巩县。4月中旬,武汉国民政府继续北伐,各路北伐军在驻马店集结待命。为配合北伐军北上,5月,冯玉祥率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兵发潼关,进攻洛阳。

当时,盘踞在洛阳的是张治公带领的镇嵩军。您该说,镇嵩军不是在胡憨大战中战败了吗?

不错,胡憨大战中,镇嵩军战败,10万部队,战死2万,6万投降,剩下近2万人,由柴云升、张治公率领,溃退至陕南、豫南山中。柴云升是嵩县人,张治公是伊川人,两人皆绿林出身,在豫西很有影响力。在他们的眼里,豫西山林皆可点化为兵,豫西饥民尽可聚众为匪。加上镇嵩军总首领刘镇华颇有政治手段,肚子里又有墨水,他不断地在吴佩孚、张作霖、阎锡山、张钫之间奔走斡旋,遂使镇嵩军在胡憨大战后,仅用一年时间就起死回生,重新集结为10万人的队伍。

这10万人大多是豫西子弟,还记着在胡憨战争中的惨败,更没忘以胡景翼为首的陕西军人对他们的杀戮。1926年,10万镇嵩军开始围困西安,8个月时间不许往城内运粮,西安军民没有吃的,罗雀掘鼠,聊以充饥,最终饿死冻死近5万人,要不是冯玉祥五原誓师后率军前来解围,西安城危也。

那时,民国战争之硝烟在两省间飘来飘去,陕西人与河南人、西安人与洛阳人也从此结下仇怨。1927年5月,小麦翻起了绿浪,田道上却起了黄尘,各路大兵奔向豫西,枪刺挑着阳光,脸上带着杀气,运动、布阵、埋伏,一场大战即将开始。

冯玉祥知道,要想拿下洛阳,必先搬掉张治公这个绊脚石。张治公向来手段凶狠,不太好对付。但冯玉祥打仗之前很会搞政治攻势,喜欢发个檄文什么的,一来可证明自己师出有名,二来可震慑敌军,三来可把进军缘由说明白,赢得百姓的谅解和支持。

冯玉祥问侦察兵:“洛阳那边社会人心如何?”

侦察兵说:“形势对我军有利!张治公不久前在洛阳大杀红枪会,红枪会成员多为农民,西起新安,东到偃师,北起邙岭,南到龙门,几乎村村都有,他这一杀不要紧,当地农民都恨他。”

冯玉祥说:“好!我们张贴布告,跟洛阳百姓通气!”

这张布告如今还能找到,全文是:洛阳的父老兄弟姐妹们,近年来,成千上万的土匪军队在河南横征暴敛,拦路劫夺,奸淫掳掠,无所不为,闹得你们种地的不能种地,做工的不能做工,经商的不能经商,读书的不能读书,白天不能在大道上行走,夜间不敢在家里安宿,父母兄弟妻子离散,银钱家产荡然无存,这种痛苦总算受够啦……我们国民军是老百姓的军队,国民军存在一日,即不容土匪军队长此糟蹋你们。日前接到前方报告,说张治公所带土匪队伍,又在洛阳附近屠杀你们,烧杀了几十个村庄。这种禽兽不如的残暴行为,玉祥闻之,痛恨万分!特令我们军队火速前进,务将这类匪军痛剿无遗,以安我父老兄弟姐妹……

布告在洛阳一带贴出来,民众争相传看,尤其是受到迫害的红枪会成员和他们的家属,一个个摩拳擦掌,四下里传话:国民军要来洛阳了,我们该报仇了!于是,凡遇到国民军,他们既送信又带路,为冯玉祥部提供了很多帮助。

冯玉祥的国民军中,最先与张治公部交火的是方振武所部,两军在新安县打开了。双方都很能打,总共打了十几天,张治公的镇嵩军渐渐不支,退至洛阳西郊的磁涧镇,再一次布防抵抗。冯玉祥看时机成熟了,就全军出动,仅用了一天时间,就将张治公部以及奉军骑兵旅全部击溃。张治公逃至登封,成了光棍司令,只好通电下野。他的9个旅,除武庭麟旅还存在外,其余镇嵩军都散了。

冯玉祥有个性,他攻洛阳,占洛阳,还要治洛阳。

他驻兵洛阳期间,虽无再燃硝烟,但闹出的动静比打仗还热闹,反迷信、打神像、放裹脚,其行为之大胆,亘古不曾见——请看下篇《冯玉祥驻兵洛阳》。



冯玉祥攻占洛阳

河洛春秋

洛阳历代战役系列(四十一)

百家姓

